【读史札记】

# 读《凤城瓜尔佳氏四修宗谱》

滕绍箴

近年以来，满族历史文化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其中祖谱或家乘的挖掘与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不仅补充了正史的缺漏，而且解决了民族关系史中较深层次的问题。1988年由关继贤先生为主的编委会所修改的《凤城瓜尔佳氏四修宗谱》(以下简称《宗谱》)就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珍贵资料。有关本族修谱历史、族源、人口增长及节日习俗等问题，编委们著文中下了不少功夫，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为满族家谱刊印与研究开了好头。但细读深思，尚觉美中不足。感于关老先生可贵的修谱精神，笔者拟就其始祖及其迁徒、配婚等问题申述管见，以供下次修谱参考。

## 一、关于凤城瓜尔佳氏的始祖问题

在1988年发表的《宗谱》研究成果中，认定凤城瓜尔佳氏二世祖嗄哈与萨尔浒城酋长(或称贝勒)瓜(卦)喇是同一个人，即所谓“嗄哈即是萨尔浒城酋长瓜喇”。根据是“牙尔虎”与苏子河畔的安图瓜尔佳、萨尔浒同音；嗄哈与瓜喇同音；嗄哈与瓜喇都生活在十六世纪中后期等等。

读了《宗谱》之后，深感这种寻祖方法有一定的危险性。如牙尔虎即萨尔浒，按音韵推断是对的，即使推断错了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人名推断不实，后果就不同了，甚或有辱祖宗之嫌。如果《宗谱》中的嗄哈与瓜喇不是一个人，那么《宗谱》就换了祖宗，岂不令人难堪么。经过粗浅的剖析，我认为《宗谱》的祖宗确实搞错了，嗄哈不是萨尔浒城的瓜喇族系，而是安图瓜尔佳族系。理由是：第一、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2月史载“苏克素护河部内萨尔浒部长卦喇被尼堪外兰于抚顺将官前，责治之”①。这条材料证明，是时瓜喇确实还活着，并有两个弟弟诺密纳和鼐喀达。而《宗谱》人口统计表中的嗄哈却生活在1516年(正德十一年)至1541年(嘉靖二十年)，两相比较，嗄哈的卒年与瓜喇出现的年代相差43年，按表计算，嗄哈已经故去半个世纪了，而编委们却用“十六世纪中后期”这一笼统的时间概念，想把两者合而为一，事实是绝对不能成立的。第二、《宗谱》中的一世祖至八世祖是从北京照原谱抄录的，始祖松阿力以下两世单传，到四世以下非适支亦皆照抄无误，那么嗄哈的弟弟如果是诺密纳和鼐喀达，抄录者何以不照抄，况且两人在清太祖实录中皆是颇具名气的人物。如果嗄哈就是瓜喇，抄录者绝不会丢掉他的两个弟弟。就是说，《宗谱》与瓜喇没有关系。第三、《宗谱》的三世祖福力丹瓜拉的最后两个字“瓜喇”，恰巧与萨尔浒城主瓜喇同音，如果嗄哈音同瓜喇，《宗谱》何以不直书瓜喇，而偏书嗄哈呢，显然瓜喇与嗄哈没有同音问题。第四、《宗谱》中十六世祖荣浚有序云：“稽我宗谱所载，始祖松阿力贝勒……为苏克苏浒河部安图瓜尔佳氏”，《标注战迹舆图》载作“安图瓜尔佳城”，位居苏克苏浒河

北岸，与远在抚顺县境的萨尔浒城，亦绝无同音问题。由上诸条完全可以断定嗄哈与瓜喇绝非一人。

那么，凤城瓜尔佳氏始祖松阿力到底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前建州部的哪一位？从上述荣浚引自《宗谱》的那段话证明松阿力贝勒就是安图瓜尔佳寨人。后人怎么又说是牙尔虎人呢？欲分清此中是非，《宗谱旧序》载记甚明，即"维我始祖乃苏克苏浒河贝勒，本性瓜尔佳氏，旗属正红，驻防牙尔虎处"。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松阿力是驻防萨尔浒，二是松阿力身居贝勒。按照这两条线索追踪，便可大体作出结论。

对照《宗谱》和《满洲实录》可知，松阿力归服太祖后，编入正红旗，属于色青牛录瓜尔佳哈拉，被派遣到萨尔浒城驻防。换句话说，松阿力并非原籍在萨尔浒城，更不能将其子嗄哈与原住萨尔浒城的瓜喇兄弟混为一谈。从史实看，应是《满洲实录》所载，萨尔浒城主瓜喇弟兄投归太祖后，又曾背叛。太祖收复萨尔浒城后，派早已归服的安图瓜尔佳城主松阿力前去驻防镇守。诚如《宗谱旧序》所载："维我始祖，……为人具（巨）大、智勇、英明、宏毅，曾佐太祖武皇帝开创基业"。这段珍贵的史料表明，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松阿力还活着，曾经佐助太祖"开创基业"。与镇守萨尔浒城是一致的。

《宗谱》资料的另一可贵之处是提供松阿力是安图瓜尔佳寨贝勒这一事实。在清太祖起兵前，女真各部称王争长，势力强盛者皆自称贝勒，如朝鲜史称的"众所推服"，但同时有势力的贝勒，又常常接受明朝封赐为都督等职，所谓"中朝所命"③。由此观之，松阿力在清太祖起兵前既为"众所推服"的安图瓜尔佳的贝勒，必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此受到努尔哈赤的重视，能够"联姻皇室，妙选东床"，成为额驸（驸马）。

安图瓜尔佳寨主松阿力贝勒，既有如此较显赫的社会地位，是否接受过"中朝所命"呢？查《明实录》，1567年（隆庆元年）8月，有"建州左等卫女真夷人都督等官胜革力等入贡"。1575年（万历三年），又有"建州左卫女真都督胜革力等各赴京朝贡"④。前后9年间，胜革力四次入京朝贡。胜革力与松阿力两个名字各三个字，发音部位完全一致。这就不难断定松阿力贝勒就是胜革力都督。事实说明，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之前，安图瓜尔佳氏曾经一度势力较强，胜革力亦曾称雄一方，被明廷封作建州左卫都督之一。因为隆庆至万历初年，建州王杲虽然势力较大，威震一方，但由于他对抗明廷，并没有机会将建州左卫统一在自己的名下，以致建州左卫各部酋长入京朝贡，都督林立，与胜革力都督先后入贡的有柳尚、王忽、纳木章（即纳木占）、安台失、留住等多人。胜革力都督自万历三年入京后，史不再现。《宗谱》中松阿力贝勒的出现，印证了建州左卫都督胜革力就是安图瓜尔佳寨贝勒松阿力。《宗谱》的珍贵价值就在于填补了这一历史的空白，同时亦为凤城瓜尔佳后世子孙，找到了自己先祖在明朝所具有的真实社会地位。

## 二、从《宗谱》看东北民族的迁徙

明清两代东北民族出现两大迁徙高潮，伴随明代女真的南迁和向满族的飞速发展，入主中原，形成了第一个迁徙高潮。自顺治初年，大批汉族和部分旗人北移，形成了第二个迁徙高潮。两个迁徙高潮皆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凤城瓜尔佳氏便是这两次民族迁徙潮流中的一支。

明代女真各部从永乐、宣德年间，由黑龙江、呼兰河等流域相继南迁，到嘉靖末年、万

历初年在吉林、辽宁两省形成了强大的扈伦四部和建州三卫。在安乐、自在二州及辽东二十五卫集中有成千上万的女真人口⑤。清太祖起兵，统率满族进驻辽沈。1644年，睿亲王多尔衮挥军进入中原，在短短的六十年中，形成了以满族为主的东北各族南迁的强大洪流。凤城瓜尔佳氏是满族南迁洪流中的一支。《宗谱旧序》中載称：安图瓜尔佳氏因“世祖章皇帝定鼎中原，从而随龙入关”，定居在“燕京臭皮胡同”。

顺治初年，由于满族等东北民族大批拥入中原，致辽河东西“黄沙满目”，凤城等地人仅“数百”，沃野千里，有土无人⑥。顺治十八年（1616），奉天人丁只剩5557人。清朝满洲贵族为了“实边”，曾于顺治八年至十年间，根据张尚贤的《奉天边地情形疏》，以“山海关外荒地甚多”，旨令民人愿意出关者，可以出关，“分地居住”⑦。康熙十二年（1673），又号召京旗迁往奉天“领地设庄”，退出京中熟地，以奉天“荒地拨给”⑧。二十五年又旨令：“锦州、凤凰城等八处荒地分给旗民开垦”。在如上各项政策的推动下，有清一代尽管在东北地区推行“封禁”政策，但以关内山东等省民人为主流，大批地移往关外。因此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奉天人丁由顺治十八年的总数5557人，增加至428056人，九十余年增长77倍多。此后每年递增14万余人，直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奉天人口达到79万余人⑨。形成“流民日集，土客异势”的局面。自康熙二十六年相继移京旗“实边”⑪于凤凰城时，凤城瓜尔佳氏除大部分留住京师与关内汉人融合外，由北京臭皮胡同迁来的一支，与原住凤城的旗户组合为清末所称的地方土著旗人。时至1922年，凤城旗人（包括满、蒙、锡伯、巴尔虎、汉军）计104483人，而汉户已达269341人⑫，后者是前者的2.5倍，亦形成了“土客异势”的局面。

凤城瓜尔佳氏一支，由于长期在凤城等地生息繁衍，各支迁移分住，先后散布于山前三道沟、小汤沟、猞里沟、关家瓦房、当间、南头、北头、西院子、六斤等地。同时先后向外县、外省迁移。据《宗谱》所载，以旧居地（红旗街）为中心点，近则周围各沟、屯，远则南至岫岩、大连市，东与东北达通化、蛟河、密山，直达富锦，西与北至沈阳、洮南、齐齐哈尔，直达嫩江县境。在此四境之内移居点多近三十个，遍布于辽、吉、黑三省。总的移居趋势是由南向北，成为清代关内流民、旗人北迁的第二大潮流中的一支。从而在东北地区开始了与汉族等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东北和民族融合的新时期。

## 三、《宗谱》是满汉民族融合的真实写照

凤城瓜尔佳氏《宗谱》的可贵价值还在于透过瓜尔佳氏一个族支，使我们看到清初以来，凤城地区人民社会生活的某些真实侧面。如男女人口增长的比例构成，时人的成婚率以及民族间的交往，融合等具体情形。对于了解清代中期以后一般人民的经济、精神生活也是一部可贵的参考资料。

据《宗谱》所载，合计凤城瓜尔佳氏九支二十一世，人口约3844人，内中男丁约计3177人，女口667人，外娶人口约计1875人。由于《宗谱》在二十一世人中，多数只记载男丁，不登女口，很难算出当时本族各支男女增长的比例。现按各支登记情况看，十九世各支男女人口记录较全，示列表（1）如下：

| 族　　支 | 男 | 女 | 男女比例 | 合计比例 |
|---|---|---|---|---|
| 猞里沟人 | 112 | 34 | 3.2∶1 | 1.75∶1 |
| 关家瓦房人 | 178 | 138 | 1.3∶1 | |
| 六门人 | 78 | 34 | 2.3∶1 | |
| 南头人 | 45 | 25 | 1.4∶1 | |
| 北头人 | 48 | 35 | 1.3∶1 | |
| 西院人 | 22 | 13 | 1.7∶1 | |

以上的统计数字，基本上反映了凤城瓜宁佳氏男女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尽管十九世年代较晚，但也能反映出人口增长的倾向，即男性数目几乎是女性数目的近2倍，很不平衡。

凤城瓜尔佳氏六支男女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带有地区性质，以致影响男女配婚的比例构成。从《宗谱》中查知，凤城瓜尔佳氏十九世的男女比例关系，确实代表了清初以来凤城地区男女人口增长的比例情况。

现按《宗谱》十二世至十九世男女纵观配婚比例，示列表（2）如下：

| 族　　支 | 男丁 | 妇女 | 成婚率 | 未成婚率 |
|---|---|---|---|---|
| 前三道沟人 | 267 | 180 | 67.4% | 32.6% |
| 小汤沟人 | 120 | 78 | 65% | 35% |
| 猞里沟人 | 287 | 97 | 75% | 25% |
| 关家瓦房人 | 291 | 75 | 74.1% | 25.9% |
| 当间人 | 120 | 70 | 58.3% | 41.7% |
| 南头人 | 372 | 241 | 64.8% | 35.2% |
| 北头人 | 234 | 153 | 65.4% | 34.6% |
| 西院子人 | 170 | 125 | 73.5% | 26.5% |
| 六门人 | 411 | 281 | 68.4% | 31.6% |
| 总计数 | 2072 | 1300 | 63% | 37% |

从表中反映的数列可知，凤城瓜尔佳氏九支中，成婚率最高的是猞里沟人约达75%，最低的是当间人，成婚率只占58.3%.各支总和成婚率，约占63%。约有37%的男丁得不到配偶.

再详查《宗谱》，从横的方面计算，凤城瓜尔佳氏十二世至十九世男女配婚比例，示列表（3）如下：

| 世系 | 男数 | 妇女 | 成婚率 | 未成婚率 |
|---|---|---|---|---|
| 12 | 37 | 40 | 108% | |
| 13 | 111 | 102 | 91.9% | |
| 14 | 237 | 144 | 60.8% | |
| 15 | 219 | 197 | 99% | |
| 16 | 400 | 353 | 88.3% | |
| 17 | 615 | 472 | 76.7% | |
| 18 | 708 | 376 | 53.1% | |
| 19 | 683 | 225 | 67.1% | |

表（3）所反映的情况，只是凤城瓜尔佳氏十二世至十九世各代人婚配的一般情况，其中十二世和十五世两代婚配比例最高，分别占108%和99%。其次是十三世和十六世分别婚配率在91.9%和88.3%，最低的是十四世和十八世只分别占60.8%和53.1%，各代配婚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平衡性。这个不平衡性不是瓜尔佳氏自身造成的。详查《宗谱》是由娶汉族妇女多少的结果。特别是关家瓦房、南头、北头、六门等支居住地区，进入的汉户较多，与汉族妇女成婚的比例较大，甚至有相当数量的人一夫两妻。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没有列入表中的猞里沟十一世觉色力娶了周氏、罗氏、关氏；当间人十一世苏得力娶了王氏、赵氏、关氏、唐氏；北头人十一世福明阿娶了关氏、王氏、郎氏；西院子十一世阿昌阿娶了王氏、周氏等。内中除福明阿娶了满女关氏、郎氏；苏得力娶了关氏外，在这十一世婚姻关系中有两个特点，一是一夫多妻；二是多娶汉女。瓜尔佳氏第十一世祖是自康熙二十六年迁居凤城的第三代人，相当于康熙至乾隆初期的人。恰是大批关内汉人拥出关外的时期。凤城瓜尔佳氏是占山户，是旗地的领有者。汉户是后迁去的附居户。由此可知，如上的婚姻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关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与凤城瓜尔佳氏成婚的汉姓妇女中，估计有自京中随同瓜尔佳氏拨至凤城的汉军，有关内汉户出关后入旗户及没有入旗户。按照清廷当时的观点，这部分人皆非满洲。因此我们在计算婚姻关系时，按汉族计算。

民族之间相互血液交流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凤城瓜尔佳氏在漫长的岁月中，除与本民族通婚外，与汉姓等各族通婚，已经不受清廷禁令限制，视为平常，甚至与汉族妇女结婚成为本族支婚姻关系的主流。根据凤城的具体情况，佟、关、马、齐、富、那、郎、蔡、康、赫、张，虽有汉姓，但皆满洲赫舍里、萨嘛喇氏转成，⑫因此在计算汉姓妇女时，将《宗谱》中这部分姓氏归为满洲姓氏内。现将《宗谱》中的各支十二世至十九世汉女与满女婚配比例，示列表（4）如下：

| 族支 | 汉族妇女数及百分比 | | 满族妇女数及百分比 | |
|---|---|---|---|---|
| 山前三道沟人 | 147人 | 85% | 26人 | 15% |
| 小汤沟人 | 36人 | 64.3% | 20人 | 35.7% |
| 猞里沟人 | 287人 | 72.8% | 107人 | 27.2% |
| 关家瓦房人 | 295人 | 79.7% | 75人 | 20.3% |
| 当间人 | 48人 | 78.7% | 13人 | 21.3% |
| 南头人 | 193人 | 80% | 48人 | 20% |
| 北头人 | 110人 | 82.7% | 23人 | 17.3% |
| 西院子人 | 109人 | 87% | 16人 | 13% |
| 六门人 | 240人 | 85% | 42人 | 15% |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凤城瓜尔佳氏十二世至十九世的八代人中，全部九支人与汉族民间通婚率在64%至87%之间，总平均达到80%，最高通婚率是西院子一支，达到87%。而与满族通婚率在13%至35.7%，总平均只有20%。如果详细考查凤城瓜尔佳氏与汉族血液交流情况，更可以看出满汉民族关系确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亲密至极。如山前三道沟人中的十四世祖德山，娶汉女焦氏，生十五世祖二付（满洲血统占$\frac{1}{2}$），又娶汉女代氏，生十六世祖连柱（满洲血统占$\frac{1}{4}$），又娶汉女赵氏，生十七世祖成发（满洲血统占$\frac{1}{8}$），以下直

至二十一世，连娶汉女周氏、刘氏、吕氏、姜氏等。当然，亦有的间娶满汉，致成血统错综交杂的情况，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充分表明《宗谱》是颇有历史价值的珍贵资料，填补了正史的不足，反映了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向，充实了东北民族关系史，有益增进民族团结。

---

①《满洲实录》，卷1，第15页（万有文库本）.

②《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162，第142页.

③《明穆宗隆庆实录》，卷8，第11页下.

④《明神宗实录》，卷31，第11页上.

⑤《满族发展史初编》，第61页.

⑥《辽阳县志》，卷25，第14页下.

⑦⑧⑨《清朝文献通考》卷1，第4858页；卷5，第4905页；卷19，第5034页.

⑩《东三省政略》，卷8，第1页上（旗务）.

⑪⑫⑬《凤城县志》，卷1，第3页下；卷3，第2页上；卷3，第34页上下.